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三

經濟編

臣類

相業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飭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
也子皮曰馬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能事大國乃寃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
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
命焉復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赭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
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
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
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
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
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
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

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
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
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
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
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
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

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然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
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
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
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
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
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
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
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
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

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屢薦其才於沆。

沈不用準問之。沈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士番漢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下乎？沈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沈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藏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沈嘗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沈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乎。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對立，問內廳，事前傳卷。

旋馬、或言其大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旣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謚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
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
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
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
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
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
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
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
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涇
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白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
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
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
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沈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言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

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思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着于天下。皆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溫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報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沼樞馬皆驚神宗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願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利。習成敵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
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
天地至仁。寧與羗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
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伴星火。
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
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
辨爾。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
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
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略盡。教

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身海內之民歎折數舞
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
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夢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
公旣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
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
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
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學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哲宗旣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切。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聿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曼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子季成子與翟觸即翟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

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

漸曰觸夫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

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
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
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
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
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
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
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
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
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咎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枉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靡，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咎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子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管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芟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岬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瘳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芟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盪芟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

秦王顧今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歷
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
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
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
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
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
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
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佞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止簡

知人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涿郡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而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簿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
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倉曹李
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
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
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
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
庫直閭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明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

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

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羣連署然後進之。卒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

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
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
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
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
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是對
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
常恨不得爲之非禮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
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
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章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爲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

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
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
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
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濟編

臣類

優禮大臣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漢書卷之九十一
一
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
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令諸吏
善遇高爵詔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
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
使人由是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
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
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
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
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
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令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考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旣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

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憲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憲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

稱朕意焉。

章帝尊師傅詔

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陳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與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二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敢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興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慎國典下

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
萬世之法也

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
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
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
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
烈可謂朝之儔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
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
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
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

篤至意難達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大功成弗有上德
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
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
保傳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
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
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
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篔簹褥置舍人六人官騎
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
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

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
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
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
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
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
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
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
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
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
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
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
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
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
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

內侍省置簿爲掌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
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
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嘗
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
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
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
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
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狎侮大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

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勳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卑諫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公
子將閻昆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
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
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
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
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
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辛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
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飯土墼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蔽于此禹鑿龍門通
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虜之
勞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足法朕尊萬
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
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
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
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
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
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
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
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
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塹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
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
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變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
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
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
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
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
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
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
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
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
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

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
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
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詞
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
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
卒也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
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
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

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倚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
是。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鬻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
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
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
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
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
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群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
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
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
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爲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
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赦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
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
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創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

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雋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乃代爲獄辭結奏誅之屍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銓至流所懸令希旨杖殺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選兵計憲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候。尚高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

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
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
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高喜曰檜簿錄
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高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
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
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
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却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
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
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
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
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
桂嶺其戰兀水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
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
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
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
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
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
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
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
度副使承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
汪義端嘗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

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璆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訃間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謬者遂以爲異云。

功臣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

以富而驕
以驕而停
以恃而亡

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
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
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
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
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
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
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
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
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漢司馬遷高
祖功臣年表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
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鄴侯所食邑多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
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
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
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
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

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
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
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
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
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
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
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拓士驃騎亦倣此意，其爲將如此。

大臣不可不知

贊傳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
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
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
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
虎臣誠記有徵益蕭曹肇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
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
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
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晉子晨爲平鄉侯
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去帝續封
功臣詔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
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
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
道旣衰降及伯德猶能投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
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
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
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
見殲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闕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
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
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
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
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
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

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

云爾

范曄功臣論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貧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開內賊爲誰。弼曰。諸勲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鞘。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鞘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

乃頰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勲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頰爵齊公從容命頰與論平陳事頰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能讓初上嘗使頰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頰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爲虛行矣頰又言之

乃止賀若弼撰其所書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
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
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
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
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頰帝怒皆黜之親禮
愈審因謂頰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
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寂有建業大功
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
死按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殺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

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怨之二臣
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晨燧
皆起泣謝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人編類纂